

龙溪精舍丛书



051.1
S8762
20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愒

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
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
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
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
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
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
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
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可

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
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
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之乎仁
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
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
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
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
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
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

中論 卷一 二
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
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
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
去也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
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
世之不我尙也心疾乎內形勞乎外然其智
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
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
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

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己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

中論 卷一 三
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
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
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
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
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
齊豹殺之以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
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

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
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
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
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己名
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
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

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
夫爲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
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
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
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
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
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
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

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必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也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有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

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
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
遊者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

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
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
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
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
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
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
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

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
朝脩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
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詳貫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正歲使有司令於
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
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遊
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違也且先

王之教官旣不以交遊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遊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遊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魍魎魍魎將不吾覲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遊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

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遊者不
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遊者非謂長沐
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聞則奉
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
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
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
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
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
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眾古之交

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俗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窳民役諸園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

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羣
行方外而專治交遊者乎是故五家爲比使
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有胥
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黨使之
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州有長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
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
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羣
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

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眾寡凡民之有
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閻以告族族以告黨
黨以告州州以告賓鄉以告民有罪奇袤者
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
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
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卿大夫
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
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
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

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
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
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
無交遊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
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慤姦說不興邪
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
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辯黑白取士不由於鄉
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
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

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眾爲也知名
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
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
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
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
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旣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
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
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

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汙汙俾夜作晝下
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尙以得人自矜以
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
問炬火夜行闔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
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
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
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
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
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

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
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
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
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
於斯乎且夫交遊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
幼長而不歸父母懷烝獨之思室人抱東山
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
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

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遊乎外久而
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厯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厯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
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
儀以準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
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
序四時不忒夫厯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
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

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禾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湏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厯明

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
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
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
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旣衰百度墮替而厯
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
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
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
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
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麻數廢而莫修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尙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麻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麻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

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厯比之眾家
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厯疎濶不及天時
及更用四分厯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
厯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
乾象厯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
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
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
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
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

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
麻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頤而窮玄妙
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
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
之數云耳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
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頴川荀爽論之

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斃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

中論 卷一 三
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
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
槌鍾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
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
死亡陷溺此煮燒之類也北海孫翱以爲死
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
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
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

于惡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
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
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
其耻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
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
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
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
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原事

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
立而不可亂也若夫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
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
爲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
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
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
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
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

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
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中論 卷下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
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
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王澤是以
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
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
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
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

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
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
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
嚳已前尙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
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
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
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
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

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
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
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
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
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哉所謂禍
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
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亦
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
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煮燒於事無施孫

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
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爲德子胥雖有仇君之
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故臣之節也且
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
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
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
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嗚呼通節之士實關
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其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瑇瑁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驚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

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
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
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
懷是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
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
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
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醑淡近物者易驗
而遠圖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
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

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
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圖乎
大道遠圖者爲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
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
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
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
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
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
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

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宏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

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
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
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
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
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子孫心能制義
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
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尙哉今使人君
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
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
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
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
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
亂旣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
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

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
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
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
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味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
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
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
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

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眾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眾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眾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眾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

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
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
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
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
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
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眾人哉非惟聖然
也霸者亦有之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
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
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

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
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乎
眾譽也用人而因眾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
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眾譽爲驗
也此所謂效眾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
以眾譽爲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
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譽之或是或非故
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
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

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
專任眾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
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
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哀然不自滿儼然若
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
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
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羣
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
不惑真僞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

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
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
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
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
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
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
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
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
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

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
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
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
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
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
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
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
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
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

之興天和致時順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
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
股肱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
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
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
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多
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
眾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
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

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
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
國之際而有睿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
迂闊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
士謂其邪術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
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爵賞爲上
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
從來尙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

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

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
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
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
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
紂違三仁而亡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
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
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
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
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

與卽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
平卽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
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
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人未
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
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劫代之
大爲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
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
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

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興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

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致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羣策之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

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
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
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
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
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
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畧舉一驗以言之
昔項羽旣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
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
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
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
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
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
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
羽以小人之器聞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
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勤
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
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畔謀士違離以

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畧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恠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

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
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
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
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尙在良謀
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
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
大叔儀公子鱣蘧伯玉史鮑而獻公出奔晉
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弑魯
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

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
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
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
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
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
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
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
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
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

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冠冕帶裳之可
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
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
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
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
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
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
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
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

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眾也故王卒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尙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

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
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
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
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
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
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
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
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
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

中論 卷下 三
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
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
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
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
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
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
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
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
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

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
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
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
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
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
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
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
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填篴歆之如蘭芳
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

之有苟麤穢暴虐馨香不登讒說在側佞媚
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
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
百姓凍餓死孳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
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之視我容貌也如魍
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
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
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
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

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勤

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
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
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
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
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
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
其綱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
於市而民不去惡也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

興善也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
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
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
者乎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
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
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
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
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

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均事役均事役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劬勞者可

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

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

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
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
審民數乎

徐幹中論卷之下

論衡中論卷之十

壽考

與參以之立

廣陵邱

義卿

監刻

揚州周楚江刻

札記

卷上

治學第一倚立而思遠

倚原諺倦
据意林改

不如脩翼之必獲

也

脩翼原諺循雖据意林改
與太平御覽六百七引合

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林意

積務作

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到字疑當
作致或至

法象

第二恍其瞻視忽其辭令

羣書治要恍
作慌忽作輕

則慢之者至

矣

治要則下
有必字

小人見慢

原作小人皆慢
也据治要改

而不知其所

以然

治要知
作思

雖在隱蔽

治要蔽
作翳

故雖妻妾不可得而

黷也

治要無故字句上複言
必有防行必有簡二句

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

於閨門

治要德作教
無上行字

徒以匹夫之居猶然

原脫徒字
据治要補

命

已

龍谷精舍校刊

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

治要意

唐堯之帝

句上治要有故

字 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

句未治要有也字

書曰慎始而敬

終以不困

按逸周書常訓解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引作慎始而

敬終終以不困今偽古文蔡仲之命作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脩本第三民心

莫不有治道

原本民作人治作理蓋本唐世避諱字今治要作民作治又經後人改正矣

至乎用之

治要乎

或用乎已或用乎人

二句治要互倒

謂之

近末

治要近作追下同

君子之治之也

原作君子之理也今從治要下小人之治

之也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

慮

三乎字治要並作於

而人莫之知也

原脫人字

懼人之必吾

惡也

必原諱未据治要改

故君子不卹年之將衰

意林衰

不宿

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原脫焉言

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十六字据治要補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

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原作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哀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

來文義不屬蓋妄人綴補今据治要刪正喜語乎已然治要喜作善似誤墮於今

日治要墮孔子謂子張曰謂子張三字治要作撫其心案孔子上疑有脫文

坐施而立望其反治要反而求終身之譽治要求而

不免為人役也治要作而承甚簡且易耳甚原譌其据意林改

與御覽四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御覽引任若作如

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意林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

取福以下小人句推虛道第四其猶器歟原本器上有虛

字据治 要刪 自視猶不足也 不足治要 作不肖 故人願告之而不

厭誨之而不倦 原脫而不厭誨之 五字据治要補 攻之則益悛 益上 治要

有日 故君子之相求也 原脫之字据治要 補意林求作見 樂攻其惡

者難 治要攻 作知 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 原

難致蓋妄人綴補今据治要刪正 使嗜忠言甚於酒

食 原作使嗜者甚於 酒食据治要改 人豈其愛之乎 原脫其乎二字 字据治要補 目

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眚 原脫天際二字 及眚字注一本

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 背即眚字之誤也今据治要補正 因人之耳目也 原

之耳目三字 据治要補 必朝夕交戒 句未治要 有我字 未有不

未原諱求 不能免 三字治要作 不然二字 可痛矣夫 治要夫 作已 聽

之藐藐

今抑詩作聽我藐藐

療暑莫如清水

清水原諺親冰据意林改意林此句

引在救寒上於文義次

貴驗第五此數物

治要此

其可誣哉

治要哉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

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按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曰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

而行則誠在令外章懷注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

論同並無二也字今子

盡此類也

盡疑當

故善釣者

不易淵而殉魚

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作善釣不易抵而得魚

非愛致力

治

致作夫人也

原脫此三字

可不慎歟

歟原諺之

君子

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

堯舜御覽八十

故小人尚明

鑒

意林尚

須已而植者也

治要植作

故墳庫則水縱

作貴

慎似誤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龍谿精舍校刊

三

原作故債庫則

是以君子慎取友也

治要取

貴言

第六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

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

按荀子勸學篇三然字並

作而飛不峻也

御覽九百二十四引峻作迅

卒至乎不可獲

御覽引作故孺

子逐之

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

御覽引作似將

是

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

乾脣竭聲御覽引作緩脣鳴聲

昔

倉梧丙娶妻而美

按淮南子汜論訓作倉梧繞家語作媯說苑建本論但云蒼梧之弟

此云倉梧丙未知何據

藝紀第七藝者以事成德者也

以上原衍

所字依下

故賓玉之山

賓字似誤

覈辨第八而以陵蓋

人也

意林蓋作善似誤

且利口者

治要且

此其所以無用而

不見廢也

原脫以字
据治要補

而潰亂至道也

治要潰
作澆

爵祿

第十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

兩其字据
治要補

故觀

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

待問之

治要上二句下無也字末
句下有也字文氣較順

暴亂之君

君下原
衍子字

据治
要刪

各充其願

充原諱竟
据治要改

則其所視者廣矣

治要視
作示意

林順風而振鐸

治要振
作奮

鐸聲之益遠也

治要鐸上有
非字遠作長

而患時世之不遇

意林遇
作至

卷下

考偽第十一被死而後論其遺烈

後字疑
當作復

物者春也

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

御覽二十引此
作生物者春也

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

謹交第十二夜警其百工周今

語無其字

正歲使有司至

則邦大有刑

案以上三十

傳乃周官小

使之相憂

案此周禮大司

鄉以告

告下

宰文語小異

矣字疑

儒服塞道

儒服藝文類聚二

吏

卒傳問

傳問類聚

閤寺不閉

類聚引

為師無以教訓

原作爲之師而無

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

類聚

以教据治要

東山之哀句下斯作此其下云林宗之時所謂交遊

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

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疑今本有脫簡而類聚所引或

歷數第十三仲尼曰某聞之

不免顛倒刪節今姑

天壽第十四或三四年者

按今無逸經

仍原本而附著於此

也今左傳無也字

務本第十五察於近物

於原譎其据治要改與後文合

而闇於遠

圖

治要圖作數與後文合

目視乎瑀琢采色之章

治要視作明

體驚

乎俯仰折旋之容

治要驚作比折作般

凡此數者

原脫數字据治要補

學

之足以動人之志

治要勤志作思

以人皆不能故也

治要皆

以不能故也

夫居南面之尊

治要夫下有君字似與居字形近而衍

其勢固

足以勝人也

治要作矣

而加之以勝人之能

原脫之字据治要補

而況於人君哉

原脫於字据治要補

而不能反於所難

治要反作及

為仁足以覆幬羣生

治要為作謂

權足以變應無端

治要變應

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

今楚語作臣聞國君云云

無者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按皇矣詩本作維此王季樂記

及昭二十八年左氏傳引並作惟此文王正義曰維此王季左傳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

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王肅及韓詩亦作文王以下文推之中論當本左傳然左傳作莫其德音而此作

毛詩同也慈和徧服曰順今左傳慈和倒聰如師曠治要聰

必以廢仁善妨道德句下治要治亂既不繫於此治要

既作而中才之人所好也原脫所字昔路豐舒晉智

伯瑤之亡治要路作潞智伯瑤之亡原而不通於大

道道原諷倫審大臣第十六執邦之政令焉句首

有使執政聰明睿哲原脫聰明睿哲則百僚莫不任

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二字原並脫莫不庶士莫不

致其治原脫莫不二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初學

記二

引作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御覽四百十三引同又八
百三十四引陽作濱初學記六引作文王遇太公於

渭濱方秉竿而釣初學記二御覽十三引秉作文王之

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初學

御覽十三並引作文王得之灼若披雲而見白日霍

若開霧而觀青山御覽四引作若披雲見白如初學

記六御覽入百三十四並引作文王得之灼若祛雲

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合參諸本是首句當作文

王得之後二句兩然字皆衍天字當作山書曰股肱

無可疑者以原本文義可通姑仍其舊

墮哉股肱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句末似謂

其邪術謂字當誤原注其所從來尙矣尙原注亡

國第十八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二

字治要並作於晉有趙宣孟孟原譌子而靈公被殺治要殺

龍谿精舍校刊

而莊公不免弑

原脫弑字 据治要補

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

桓公

當作

而後致遠

治要作然 後遠行

有醫必侍使之

使原譌行 据治要改

與意

及其致之也

原脫之字 据治要補

且莽之爵人

句末治要 有也字

君子則以為辱矣

原脫矣字 据治要補

無以異也

治要作未 有異也

雖

日班萬鍾之祿

日原譌曰 据治要 改治要雖日倒

荀子曰

治要荀 作孫

不

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

二乎字 治要並作 於今荀子致士篇

本作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

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

原脫

用字卻作知並据治要補改與荀子合

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

原作而欲

賢者進不肖者退据治要補改荀子

夫照蟬者

荀子照作

耀則天下其歸之

荀子無

善哉言乎

治要乎

愛之如

親戚親戚治要猶決壅導滯句未原衍水何不至之

有句未治要賦稅繁多治要賦死孳盈野死孳治要

內外震駭治要駭臺殿也如狴犴治要狴采服也如

衰經經原諷行不媮合治要媮雖強搏執之治要

搏搏作縛賞罰第十九不在乎必重治要乎作於御

引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原空肅字故先王務賞罰

之必行也原脫也字爾不從誓言御覽爾不敢以怨

讐之忿而留慶賞留原作廢罰輕則民亡懼治要亡

則民無聊原注一作故先王明恕以聽之王原諷庶

聽聽原諷德並而不失其節也原脫也字轡策不調不

據治要改龍谿精舍校刊

上治要
有之字

民數第二十故曰水有源

水原注
一作泉

避役者

有之

原注一作逋
逃者有之

逸文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極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從簡易其將奔萬國乃顧臣子令弗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已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

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
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
之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徂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
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
也檢之以太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
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
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
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
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況
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

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聖主若以遊宴
 之間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
 莪之高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太宗之
 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案此

即復三年喪篇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
 各司分職故下無僭上之愆僭原譌潛今正而人役財力能
 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
 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
 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

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農婢不勞筋力曰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尙多貧匱家無奴婢卽其有者卽原譌旣以意改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然也夫物有所贏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

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已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史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耕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罷

原論

覆以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
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
布衣之士而後唱義立制不亦遠乎

案此卽制役篇
以上二篇並見

羣書
治要

中論札記

中倫林齋

廣陵邱

義卿
紹周

監刻

揚州周楚江刊刻